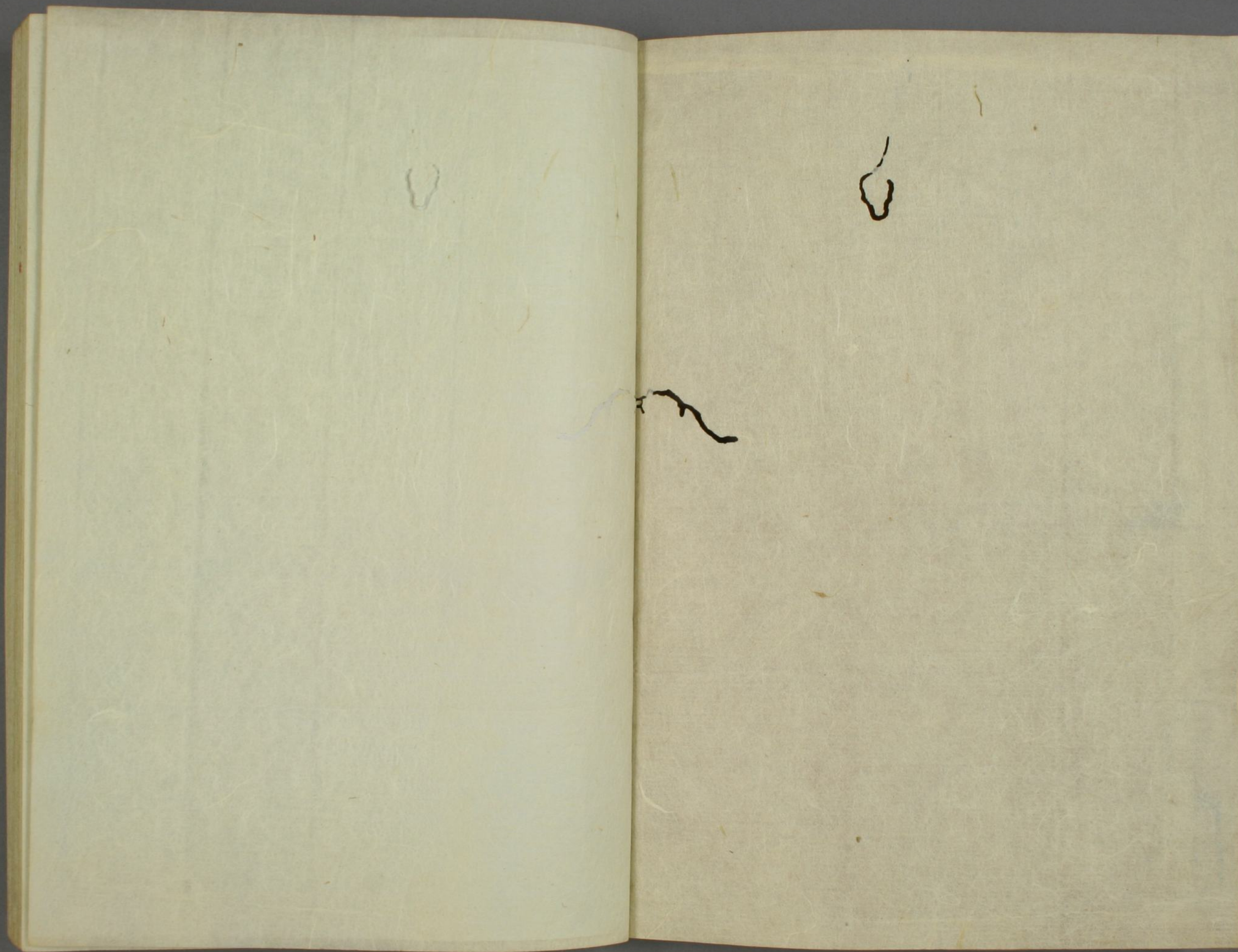


古今法書日苑

十三
十四

112
49
8





412特
49
8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三

吳郡主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四之品五



朱長文書品

能品六十六人
附下九人

唐高宗
唐玄宗
唐順宗

漢王元昌
臨川公主晉陽公主房鄰妻附

楊師道
裴行儉

魏叔瑜子華甥薛纓兄

宋令文子之問之
懸之悌附

王紹宗孫虔禮附

王敬知 殷仲容附

盧藏用

岐王範

李邕

鍾紹京 蕭祐附

韋陟

蕭誼 宋儋李璆附

張廷珪

賀知章

司馬子微 盧鴻附

王維

呂向

鄭虔

梁昇卿

史惟則 蔡有鄰李漸王通附

褚廷誨

胡沛然 蘇靈附

張懷瓘

張從申

段季展

韓滉

歸登

鄔彤

鄭慶餘

韓愈 劉禹錫柳宗元附

韓持材 羊士諤附

裴潏

李德裕

牛僧孺

李紳

裴休

唐玄度

盧知邕

于僧翰 錢忠懿王倓附

錢惟治

錢昱

李煜

王著 李居簡尹古仲翼附

郭忠恕

向中正

李建中 唐翼附

釋夢英 影彬夢正宛基附

宋綬 子敏求附

杜衍

范仲淹 歐陽修附

王洙

周越

邵餗 邵必附

章友直 楊仲南元居中附

雷簡夫

唐詢

張伯玉

慎東美

○高宗天皇大帝太宗之子也恪守成業天下清晏而

昏懦不剛終致危亂雅善真草隸飛白嘗作賜遼東諸將書出示朝堂又嘗為飛白書賜戴至德曰泛洪流俟舟楫郝建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永淳二年帝陟於洛陽宮年五十六

玄宗至道大明皇帝開元致治比隆貞觀晚蔽大姦播遷遐陬少能八分正書錫之臣工勒之金石不勸于勤尚藝之至上元三年崩年七十八

順宗至德大安皇帝德宗之太子夙在東宮躬服仁孝善正書德宗每作詩賜文武多命皇太子書焉王

伾以書待詔遂見寵遇伾宵人也終以基禍既卽位有疾元和元年上仙年四十六

漢王元昌高祖之子祖述義獻尤善行書雖在童年已精筆意益夙成之智有不待久而能者矣

楊師道字景猷隨觀王雄子也清警有才思工詩善草隸貞觀十年拜侍中親遇隆渥以太常卿卒

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工篆籀能屬文其妹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飛白書下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隣妻高氏嘗書石刻字書繁媚蓋唐世以書相尚至於女子皆習而能可

謂盛矣。

○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爲吏部侍郎精於用兵俘可汗夷突厥爲時良將通陰陽曆術知人好施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遷覽之秘愛其法厚賜與之行儉每日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健者惟余與虞世南爾所撰選楷草字雜體數萬言其精意於書如此。

○魏叔瑜鄭公子也鄭公名德冠代叔瑜克保其後位至豫州刺史尤邃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華字茂實儉校左庶子武陽縣男書法雅正遺迹尚

存層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兄叔琬亦善書時有王方翼者與叔琬齊名

○宋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善書有力世稱三絕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躋勇聞之慈工草隸世謂各得父之一絕然之問擅險之慈諂猥之悌雖顯無他長也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曹孫徙居江都少貧寔嗜學工草隸居僧房爲書取傭自給凡三十年傭足給一月卽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不肯赴武后召赴東都褒慰

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遷秘書少監當時以書顯名人稱其風規瀟灑氣力雄壯如曲浦鴻鳴方園檜植云紹宗嘗自云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精習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耳吳中陸大夫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常被中畫腹正與余同虞卽世南也蓋其雖不臨寫而研精覃思歲月浚久自有所悟耳唐世寫經類可喜紹宗者猶屈爲僧書則寫經者亦多士人所筆爾紹宗所善孫虔禮字過庭官至右衛曹參軍書有能名或病其體多同而格不高爾

○王知敬河內人武后時爲麟臺少監善隸草行評者云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子友正以隱逸稱於時又有殷仲容陳郡人善大書精於題額與王齊名天后嘗詔二人各題一牘仲容資福寺知敬清禪寺俱爲絕筆行者莫不駐車觀之仲容之父令名已善斯藝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鍊氣爲辟穀術登衡廬徜徉岷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善工草隸頗有法度長安中召授左拾遺位至黃門侍郎晚徇權利務爲驕縱渝其素節論者薄之

○岐王範明皇之弟也好學工書厚禮儒士常飲酒賦

詩以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稱者。初隋滅，禁中圖書湮沒，唐興，募求稍稍復出，藏於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洽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而竊其真者，易之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範得之，初不奏白，後憂而火，論者痛惜。」範薨，追謚惠文太子。

○李邕字太和，父曰善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能補益其意。見李嶠請假直祕書，未幾，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召拜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諫中宗，昵鄭普思，大節磊磊，爲明皇御史中丞，歷陳括淄滑，刺史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年七十，重義愛士。」

爲文長於碑頌，而復多自書。人奉金帛，以請前後所受，鉅萬計，然能拯孤恤窮，家無厚積，人亦不以爲咎也。邕書如寬然長者，逶迤自肆，而終歸於法度，能品之優者也。吾嘗嗟其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說，卒被誅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而貶竄遠裔，坐席不暖，終不得其死，哀哉！子美八哀詩，深得其實。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題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與討韋氏亂，拜中書侍郎，後數坐事貶，遠年八十餘，以少詹事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迹藏家。

者至數十百卷然自書微怯不足逮前輩云後有蕭祐亦精於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嘗歷彭州刺史鑿瑯琊池至今有佳趣

○韋陟字尚卿宰相安石子也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擢掌書命遷禮部侍郎以鑿裁銓綜稱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欲相之以論直見疏位東京留守郇國公卒陟晚而多縱常以五彩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陟唯書名自謂所書陟字采若五采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蕭誠蘭陵人擢翰清婉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為之最

書碑刻李陽冰多為之題篆或評其書云舞鶴交影騰猿在空升左司員外郎時有宋儋李璆並有聲於代宋師鍾李師王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始以直言忤武后當中宗明皇時屢陳鯁諤之論用太子詹事致仕廷珪善八分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擢進士超拔羣類開元中遷太子賓客秘書監晚節光誕放邀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內監每醉輒屬文筆不停綴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悞不復拒一紙纔數十字世甚珍之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

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
人有遇之者

○司馬子微洛州過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
就家起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明帝再召至都詔於
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子微善隸帝命以三體寫老
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又有盧鴻字顓然洛陽人
博學善書擅廬嵩山開元初禮召不至五年復詔起
之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

○王維字摩詰善詩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
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後爲戎羯所污以疑碧一絕免

○誅年六十一位至尚書右丞卒

○呂向字子回章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
髮然世號連綿書強志于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
古今開元中召入翰林帝遣使采擇妹好向奏美人
賦以諷帝怒賴張說諫說以免遂見旌寵嘗詒解文
選世號五臣注者是也終工部侍郎

○鄭虔鄭州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爲置廣文館以
虔爲學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於慈
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
詩并畫以獻帝大書批曰鄭虔三絕晚節陷賊庭貶

台州司戶杜甫深哀之。

○梁昇卿涉學工書爲奉天尉韋抗表之其仕優顯到都督廣州書東封朝觀碑爲時絕筆。

○史惟則吳都人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擇木尤妙名重當時惟則可以亞之或評云鴈印平沙魚躍濶淵也李潮八分世傳者幾希杜詩云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拏骨肉強歌詩不無溢美亦足以知其能時有王適者亦工分篆當時名

不甚著而其迹今有存者。

○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無量之姪也正書精熟可慕見之於玄覽法師碑開元中位至諫議大夫。

○胡霈然生開元天寶間書畫臻妙而格力不揚時有蘇靈芝者頗好書石迹與霈然相上下。

○張懷瓘字未聞也其父善書與高正臣近懷瓘高自矜飾謂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數百年間然無遺迹可考爾開元中嘗爲翰林供奉。

○張從申進士擢第昆仲四人皆稱於時從申最優學逸少書結字適密可喜晚益自放不務調端當大歷

後徐季海已老獨從申高步江淮間凡其書碑李陽
冰多爲題額故得名益高在廣陵碑曰四絕同安碑
曰三絕蓋當時見稱如此遊山谷見祖塔之側有一
小碣視其迹乃從申在建中時所書而人未嘗省迺
刷滌染以紙墨尤老硬奇譎乃從申之合作者也題
其銜曰檢校禮部郎中

○段季展與劉晏同時晏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多天
下賢士季展蓋其徒也獨以禹廟碑見知於周子發
遂爲時人所珍其運筆流美亦足貴尚云

○韓滉字太冲長安人宰相休之子也位鎮海節度江

淮轉運使能調發糧帛以濟危難而刻深剛愎議者
惡之好鼓琴書得張長史筆法盡與宗人幹相埒自
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盡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與
人然今無遺迹特史氏所稱爾

○歸登字冲之舉孝廉策賢良爲右拾遺同列有所諫
正輒求聯名無所回畏尤遠權勢不以淹速嬰懷順
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終於工部尚書年六十七
登書前人未嘗稱之余近得徑山禪寺碑於錢塘乃
登騎省時書也字皆真行縱橫變動筆意尤精蓋其時
不以書自名而唐人亦罕稱之爾

○鄔彤嘗於吳與書尊勝經流使可喜書家或稱其授法於魯公何翰墨之不類也又或評之如寒林棲鳥平岡走兔云孫莘老取其書置墨妙亭

○鄭餘慶字展萊滎陽人少砥礪行已完潔德宗憲宗皆命以相嘗觀其爲樊澤書神道碑道熟可喜憲宗時能書者幾希如餘慶者已爲精筆矣年七十五卒贈太保

○韓愈字退之唐世大儒高義亮節昭昭然如揭日月其爵位行事不待述而可知也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勁健自有高處非衆人所可及余嘗見其華嶽題

字

名酷愛玩之如挹其眉字又劉夢得柳子厚皆喜學書有石刻班班垂世間其文章足以自顯而又假翰墨爲助豈不美夫官至吏部尚書

浙韓梓材字利用元稹觀察浙東幕府皆知名士梓材其一也筆迹晞顏曾公沈傳師而加適麗被沙見金時有可寶是時羊士諤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云

○裴潏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爲憲宗起居舍人柳泌爲帝治丹劑求長年潏諫甚切見貶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謂潏知言後尹河南

○李德裕字文饒相武宗有大勲鉅澤潞戴夷秋唐以

中興不幸貶死其書祖述顏公毅然有法余嘗觀遺刻於南徐嘆其志於功名有餘力足以及其書也

系。牛僧孺字思黯系出隴西秋道少與韓吏部並遊文重一時相穆文二宗德全而清唐之名宰嘗書馬總谿堂碑節法元常落落不俗亦可尚云以太子少師薨

○李紳字公垂少也孝而有節不為李錡草表遂相穆宗為唐名臣嘗觀其法華寺詩筆老字勁亦為無媿於前輩焉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浙東觀察使休能文

搵溫去邑手捺物也
1 捺按物水中也

章楷道勁有體法為人蘊籍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大中時在相位五歲革漕舟積弊止方鎮橫賦終於荆南節度年七十四嘗於太山建化城寺鎮太原寺僧粉額陳筆硯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搵**極**墨書之極道健速歸妾侍見其濡渥休曰吾適以代筆也

○唐玄度文宗時待詔翰林精於小學書有楷則作九經字樣十體書學者資之

○盧知猷字子謨僖昭時歷史館脩撰戶部尚書器量渾厚世推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瞻麗

○千僧翰以八分稱於咸通之際，雖繩矩甚備，功力不及韓史。

○錢俶字文德，武肅王之孫，文穆王忠獻王之弟，世守吳越。太平興國中，藉其國以獻，有司改封淮海，端拱元年以鄧王卒於南陽，諡曰忠懿王。善草書，太宗嘗遣使取之，王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褒飾，因賜玉研金匣、紅綠牙管筆、龍鳳墨、蜀箋、盈文紙，皆百番。

○姪惟治字和世，廢王侁之子，亦善草隸，臨寫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存乎其中矣。歸朝領鎮國軍節度，太宗遣書學賀正，顯詣第，偏閱諸錢書。

不顯曰：諸錢皆效吳僧亞棲迹，筆力恨弱，獨惟治最精耳。真宗嘗語其弟惟演曰：朕知惟治善書，以其病不欲遣使索之，卿爲求數幅進上。翌日書聖製詩數十章以獻，賜白金千兩。

○忠獻王有子曰昱，字就之，尤善筆札，精於尺牘。始忠獻薨時年四歲，故不得立。太祖卽位，以其君命來賀，燕射後苑。時江南使者先中的，詔令解之，應弦而中，乃受玉帶之賜。歸朝授刺史，獻文召試，改秘書監工部侍郎，鄆州圍練使。太宗嘗閱其書，甚稱善，賜以御金花扇，急就章。是時天子方銳意翰墨，購求天下遺

迹侍郎以鍾繇羲之墨迹八軸唐明皇墨迹七軸爲
獻皆優詔獎之

李煜字光玉江南昵姦拒諫以干天罰賴本朝封之
以爲違命侯而不戮也頗尚儒雅工筆札遺迹甚勁
銳今清凉寺有德慶堂榻猶在

王著字知微初仕僞蜀蜀平歸朝遷衛尉寺丞太宗
召對擢翰林侍書著善正行書兼精永禪師真草千
文殘缺著補字數百一一刻石頗得其形範世寶重
之脩東嶽廟著勒碑遷著作郎呂文仲爲侍讀與著
更宿禁中著善大書全用勁毫爲筆甚大號散筆市中

鬻者管百錢上嘗以紙一番令書六字次一番四字
一番兩字一番一字皆極適勁上稱善厚賜之初太
宗臨書嘗有宸翰遣中使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益
勉於臨學他日又示著著如前對中使責之著曰天
子初銳精毫墨遠爾稱能則不復進矣久之復示著
著曰功已著矣非臣所及也真宗常言於輔臣而嘉
之噫書特一藝而聖賢之餘事耳當其未至則端士猶
不敢諛言溢美况天下大政或志於諂而不以實對
乃知微之罪人也昔唐許圜師非二王而以高宗爲
書聖豈不愧哉著位殿中侍御史卒有李居簡者善

草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是時禁林詔命筆體丕變，粲然可觀，遠追唐室。其後真宗待詔尹熙古得筆法。仁宗時仲翼工草隸，亦頗有時譽。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尤工。真楷而沈澁，縱弛陵薄，貴勢盛暑暴於日，體不沾汗，祁寒浴於河，冰漸釋，或絕粒旬日無恙，人甚異之。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行道。若蟬蛻然，嘗校定尚書，又有小字說文字源，存於今。○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精於篆籀，兼行草。太平興國獻八體書，太宗雅好其名，擢授直館，與徐鉉校定說文。

與吳鉉、王文舉、樵、雍熙廣韻，累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惟筆札自娛。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比受詔書之，又以古文八篆三體書孝經表上。真宗召對，問其書之歲月，對曰：十五載乃成。帝深嘉嘆，命藏秘閣。卒年七十四。

李建中字得中，在神德朝，以殿中丞直集賢院，恬於進取，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至今謂之李西臺。居於洛中葺園池，卽引江水以自娛，尤善筆札。草隸篆籀八分皆工，真行尤精。士大夫爭藏去，以爲楷法。嘗作科斗書，郭恕先汗簡集以獻，有詔褒美。處士唐異字子

真亦善書。范文正公嘗稱其與西臺相左右。

釋夢英衡州人。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箸。嘗至大梁。太宗召之簾前。錫紫服。去遊終南。當世名士如郭恕先、陳希夷、宋翰林白賈大參、黃中之儔。皆以詩稱述之。師號宣義。其後廬山僧顥彬。學王開右。僧夢正、學柳浙東僧宛基。學顏。亦爲時人所稱。

○宋宣獻公綬字公垂。在章聖朝。以文章處禁林。在神文朝。以風節參機政。特工筆法。本朝以來。言書者稱李西臺與宣獻云。子敏求字次道。學傳其家。近歲名卿宗公之碑誌。多求其書。道婉冲麗。當世其珍之。今

以諫大夫知制誥卒。

昌。杜祁公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本朝忠清恭肅之臣也。立於廟堂。國家以爲重。退而里居。縉紳以爲法。享年八十。官至太子太師。謚曰正憲。少工書。晚益喜之。於草筆尤善。雖年位皆重。尺牘必親。人皆寶藏之。韓魏公嘗以詩謝其書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肉。義之膚。字體直渾。遠到古龍馬。初見八卦圖。又云。公之嘉壻。蘇子美得公一法。名已沾矜。竒恃雋。頗自放質之。公法慙豪麤。其愛重如此。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嘗以言拒章獻。不爲

呂武而以道致神文賢於成康者也位資政殿學士
戶部侍郎薨晚年學樂毅論沈着痛快亦一代之墨
寶也與公同進者曰歐陽永叔諱修吉州廬陵人文
章絕出一時事仁宗爲諫官近臣以忠論見知遂見
大用致仕薨永叔雖不學書其筆迹爽爽超拔流俗
於天下金石之刻無所不閱又從而品藻焉成集古
錄一十卷

○王翰林洙字原叔南京宋城人博極羣書至於陰陽
算律呂星官美術訓詁字音無所不達既進用能因其
所學開陳嘉言天子嘗喜其說嘗以塗金龍水牋爲

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
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以侍讀學士卒特謚文後
有楊畋爲天章閣待制亦勤隸學予內兄蔡君弼嘗
爲余言隸卽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
名曰隸耳予始惑之然考劉向列仙傳謂王次仲所
作卽今隸書而衛恒作隸勢以王次仲師宜官梁鵠
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恒去漢近不
宜誤謬又蔡邕三體石經書隸及今所存漢碑皆與
真字體異迺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
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省隸而作

也。隸廢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孰從而辨之。

○周越字子發，仕歷三司轉運判官，以司勳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遷主客郎中，以卒。草書精熟，博學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未可以語妙於能，則優矣。當天聖慶曆間，子發以書顯，學者翕然宗尚之。然終未有克成其業者也。嘗撰書苑，屢求之不能致，無以質疑云。有司馬尋者，慶曆中嘗知利州，其迹亦倣子發。

○邵餗，丹陽人，以篆顯於天聖之間。范文正公作嚴子

陵釣臺記，書請之曰：「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干百年，未泯餗爲之篆，至今爲奇觀。」又邵必字不疑，餗之族也。嘉祐中爲樞密直學士，師成都卒，亦善篆。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以玉箸字學見宗。當世嘉祐中有楊南仲篆石經於國監，當時稱其小學。又元居中爲太常少卿，知宿州，東吳多其篆迹。

○雷簡夫字大簡，善真行書。嘗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宋子京贈以詩云：「豪英出名胄，偃蹇勅官游。大言滿于牘，高氣橫九州。仕至殿中

丞

○唐詢字彥游事仁宗內歷禁近外治方面以文雅政事顯嘉祐中以侍讀學士卒筆迹適媚頗學歐行書富於奇硯非精紙佳筆不妄書也

○張伯玉字公達豪放嗜酒而爲御史有直氣爲劇郡善繫強熙寧初卒染翰雖少媚態而老重不拘窘亦可尚已

○慎東美字伯筠錢塘人任縱不就繩矩有文辯書得筆法不偶俗好而老逸如其爲人人甚高之不仕以卒

系說

自天聖景祐以來天下之士悉於書學者稍復興起如周子發石曼卿蘇子美蔡君謨之儔人亡迹存皆著在篇中矣今列於廊廟布於臺閣復有數公有若韓魏公骨力壯偉文潞公風格英爽介甫相國筆老不俗王夫參資質沈厚邵興宗思致快銳宋次道陸子履碑刻適麗滕元發王樂道尺牘流便王木叔以婉美稱蘇子瞻以淳古重及蔡仲遠沈肅達之徒皆彬彬可觀予固未量其所至安敢品之然金閨玉堂之士布衣韋帶之流豈乏能者哉予病且隱罕與縉

紳接固不得而知也。後之與我同志者，固當搜而次之。

瀟溪續書斷自謂足以繼懷瓘而越嗣真，然其大意在尊本朝而薄唐德。中間殊有未公者，如顏魯公、張長史、李陽冰，第為神品似矣。虞永興之虛和、歐陽率更之秀勁、褚河南晚節之超逸，豈在曾公下乎？素瘦旭肥，前賢定論亦不肯為軒輊也。猶之乎可也。蔡君謨習兼顏柳而未化，石曼卿習顏而失之俗，蘇子美習素而失之悞，此其於歐虞尚隔劫也。今進而躋之乎？妙使同品，裴行儉、李邕、賀知

章，其書亦豈蘇石倫也？何所見而抑之能品，俾與李西臺、宋宣獻班也？夫腕中無寶，則可目中無珠，而更易於持論如此哉！王世貞志。

豐道生著

隸書有三等，小楷謂之銘石，當以王右軍臨鍾宣示表為第一，曹娥碑、樂毅論次之，東方朔贊、黃庭經、大令洛神賦又次之，歐陽信本千文、褚登善陰符經又次之，中楷謂之真書，當以信本虞恭公碑為第一，九成宮銘及虞伯施孔子廟碑次之，登善孟灋師碑、聖教序又次之，薛嗣通鄭府君碑又次之，大字謂之署

書當以顏書虎丘劔池爲第一中興頌八關齋東方朔金天王又次之又如蔡襄萬安橋記詹希原南京宮闕各衙門扁字皆可法也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三

古今法書苑卷之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五之評上

晉王羲之自論書

書譜鍾宮之鍾也
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衡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就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虚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一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雅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

論君不謝

平南即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畫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騑前

分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人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鷄愛野鷺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草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人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藏衣帶中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猶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能流昔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大傳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釋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使二王後畧無其比但

工夫少自任過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品鍾毫之美邁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

又論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述合緒方之茂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

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
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覩，何
但尺素信禮，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
札。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
覽秘府，備觀群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
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
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
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
索氏自謂其書銀鈎蠶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德昇爲
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翫，師

皆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爲絕
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則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
一笑，不妄言耳。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二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
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
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梁武帝評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
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
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

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迹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追逸少，猶逸少之不追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歎，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筆矣。

梁蕭子雲啓

蕭子雲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答敕云

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

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大守臣子雲啓上。

梁陶隱居論楊許三僊君真跡

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邠法。

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楊君各義，晉人見寶泉述書賦。許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爲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運。長史章草，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令覩三君之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爾。

唐太宗書王羲之傳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逮乎鍾王以降，

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近出檀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充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

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
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
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
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
觀可謂鍾張云歿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
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

盡墨假令寡人航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
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慙
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
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
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貴
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
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
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
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
比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此真則

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後義之往，都臨行題筆。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

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畧，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鄒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

隼。褚薛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

張懷瓘評書

評書藥石論云。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泠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胎。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推其病狀。未卽已也。非醫緩不能爲之。惟題署及

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自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支其有方。濶齊平之體。肥脂布置。通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况復無像。神貌昏慵。氣候茂然。以濃淡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

畏腕之屈。理須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棱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敘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死於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擢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郵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胃。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

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况他者哉。

唐舒元興玉筋篆志

秦丞相李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水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百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

唐矣。不然何縣更姓字，而寂寞無人。予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蹟。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在嶧山巔。今荆壁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者，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褰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蹟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蹟，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日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

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皴拆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蹟，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日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卽世，是字寶入

地矣。後人思之，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蹟，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水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人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代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國史異纂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尚書故實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瓘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爲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悞，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

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
高嘗許人書一屏幃踰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
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
可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東之嘗爲高書告身高
常嫌之不將入帙後爲鼠所傷乃持示張公曰此鼠
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東之
其中小真書體象尤甚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真常與
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清心
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

明朝必不覺已進陸於後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
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
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
能

歐陽脩評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
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
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
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
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

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頷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信筆。

朱芾評

吳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大字，蛟龍及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

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

筆勻

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筆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矣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

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展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大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天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王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顏沛字起在唐林，失處他人所收不及也。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

有意思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爲蛟龍友相纏。今見其本，乃如。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下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褊字，黃庭堅拙字，蘇軾畫字，上

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革人三昧行書無對飛白人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樸朴拙是時不騰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

鮑慎田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運已上是學古人書者
餘未見

吾友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耳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它人爲之只唐人耳無晉人古氣草書若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誓光尤可憎惡也

蘇子瞻評書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

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
趣今法帖中有云小具釋智永白誤收在逸少部中
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宋五代流俗
之語耳而書亦不工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得知其長必能
名世僕以爲不然善書不在筆字浩然聽筆之所之
而不失法度乃爲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
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歐陽文忠
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
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

書譜有次字又次
之五字

楷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
滅五代文彩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凝式筆迹雄傑有
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
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獨有唐末
已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可人者獨奈
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
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分
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
者不爲過

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亦宜獻書清

秀一作太

寒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後印，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秀俊，非有餘乃不足也。

黃魯直評

右軍父子真行畧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

行已之度蓋如此。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爲標準，觀予此言乃知其遠近。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

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右軍真行草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摩言之長也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

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祭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鴈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

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
寃也

張長史書智苑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
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
也

唐自歐虞後能備入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
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猶安媚可愛時人快其
書以爲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
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

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率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
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
頗得鬚鬢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
後世矣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
誠不虛語如李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
論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
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
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

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婁，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與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跡，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已域進退者寡矣。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揚

少師二人立論，有十餘年。聞者膛若，晚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頗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年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耳。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天，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

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
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
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
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
不自量者也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
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
顏魯公揚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
韻勝校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
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酴醾回燭下試
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
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
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
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
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
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

李西臺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
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
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

蔡若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興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

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人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李海策，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畧，何如耳。不至與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

子茂携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
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
殊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
力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
皆自到也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
曾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曾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
蓋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畫美而病韻

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
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
入規矩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
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跡也
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斫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所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
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
耳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
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

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
自爲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
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馮鴈行子瞻極辭
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者
樂道白首心醉大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繼絕不類
湖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
寤榴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鉞得之自然秦丞相斯
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
樂道字中有筆故爲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
毀之者云瞻常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
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
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爲才翁傲睨
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
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
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
入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人古人法度中今士
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
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
步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爲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尺
復髣髴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
方駕則未之見也余書
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
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
墨雖工終不近也又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
妍往往工左而病右正書如右軍霜寒表大令乞解
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爲法度病其風神
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瘦皆有佳處不復可置
議論近世惟顏魯公揚少師特爲絕倫甚妙于用筆

不好處亦妍媚大抵更無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
夫推荆公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適溫公
正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爲人

林和靖詩句上然一作自然沉深其字畫尤工遺墨尚當
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
妙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
不逮子瞻遠甚子瞻昨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
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
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甚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

波瀾獨老成也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復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

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顛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橫

高益
高文進

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謂絕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畫情莫歸筆力且衰竭予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一至今以爲師也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祇汗顏耳蓋往時全不知用筆遇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顏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爲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惟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右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卽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廼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但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派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子發臨書殊勁但并使古人病韻耳

西張伯益作篆字殊有不凡處作真行乃如此李留臺書多得古人法雖有筋骨而傷肉至伯益學之只成世間風肥人耳

黃長睿評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追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迨正隸遠矣隨智永又變此法官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竊然無聞蓋去古旣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

耳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弘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書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以告天可之書也

昔人運筆側掠努擢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

闕一字恐是淵字

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迨也

陶隱居集揚許三僊君真蹟論其書云揚君書最工

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都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許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迥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真跡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耳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竒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希安得

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吳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奕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評羊欣書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擅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為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逮唐而筆勢超越意出褚薛上矣比來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日以拘孿餓隸無乃太

貶乎

趙希鵠評宋朝名賢書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湯簡蘇東坡黃山谷

明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傳名王逸老

皆比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揚法華東

坡草聖得意吐吐逼顏魯公山谷乃縣腕書深得闌

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

初作專

有家法艸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初學鍾王小楷姿媚

特適勁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

動官本學顏後自成一派於側掠努擢循古法度無一

全作史

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殆欲欺

凌懷素或謂過矣

泊宅編

本朝草聖少得人知名者蘇舜元元之書不迫舜欽

筆簡而意足其子澥元豐中為江東提舉上殿神宗

問頗收鄉父書否對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進來澥

退追走親知裒得數帖上一閱抵地內侍輩取之乃

舜元書也上鑒之精妙如此

